

1940



博羅文史

(第五輯)

博羅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博 罗 文 史

(第五辑)

博罗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目 录

軍 事 鴻 爪

- 回忆博罗城解放……………邓 尧 (1)
- 博罗城解放前夕的情报搜集……………李 生 (16)
- 收缴民枪记实……………邓 尧 (20)
- 解放军在游击区严惩土匪张炳……………邓 尧 (23)
- 捕获反共救国军支队长魏刚等始末……………邓 尧 (26)
- 围剿匪首徐奕兴、孙斋的经过……………张中旗 (29)
- 围剿匪首张康、李桂成……………张中旗等 (33)
- 苏村事件真相……………邓 尧 (37)
- 台湾蒋机在龙华太和圩空投事件……………邓 尧 (44)

經 济 建 設

- 博罗的粮食工作……………叶颖群 (47)
- 博罗农村的改水工作……………陈启明 (61)
- 博罗城棉布商业史话……………邓 尧 (67)

地 方 掌 故

- 苏礼龙乡查禁鸦片记述……………邓 尧 (72)
- 苏礼龙乡青年破除迷信与剪女长发……………邓 尧 (76)
- 响水千多名青年志愿抗美援朝前后……………郑家添 (78)

人 物 事 迹

- 骆凤翔传略……………曾蕃光（84）
军警生涯二十年……………李蔚菁（95）

文 物 考 古

- 园洲春秋窑址的发现与挖掘……………黄观礼（108）

文 化 拾 遺

- 启蒙课本——四言杂字……………博罗东部流行（115）

民 族 宗 教

- 横河嶂背畲族琐谈……………黄观礼（123）
显村基督教福音堂简介……………钟光汉（128）

风 土 特 产

- 罗浮山仙人菜——酥醪菜……………余信昌（133）

名 胜 古 迹

- 罗浮山佛门第一禅林——华首台……………李佛生（135）

資 料 輯 录

- 民国时期博罗县历任县长……………编辑部整理（140）
洞天福地录……………余信昌（142）
编后语……………编辑部（153）
张伟烈油画选……………（封二、三）

回忆博罗城解放

邓 尧

1948年4月至1949年10月，我一直在博罗东部解放区工作，间有半年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亲历亲见亲闻了此一时期博东地区，乃至博罗城解放的具体工作过程。现就当时的一些情况回忆整理记述于后，作为历史记载。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1949年，蒋介石集团企图在广东苟延残喘，然而，此时海南和粤东兴梅、潮汕、东江两岸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日益强大，使他们无法立足。为此，从是年3月起，重新调配其残留在广东的兵力，在粤东，重点是扼守广九铁路沿线和东江河道两侧（当时广汕、广梅公路均未修复），企图进退两利。遂把109军（军长邓春华）军部移驻惠州（6月以后又移驻博罗），所辖196师调驻河源，154师（师长温淑海）调驻泰美、惠州。地方军保三师（师长徐东来）、保五师之保五团、保八团以及东江守备队（司令梁桂平）则分驻观音阁、泰美

等地，总兵力约1.5万人。这些部队常出动大股（团）、小股（营、连）对龙门、公庄、柏塘、显村、三径、十二岭等解放区袭扰扫荡，有时还搞夜间长途奔袭。8月间的一个黑夜，保五团从泰美派出一个营300余人，偷袭我柏塘乡政府，因我早有戒备，使其行动扑空。

这一时期，我活跃在博东地区东江沿岸敌据点周围的粤赣湘边纵队，主力部队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已大大增强。从2、3月份起经常主动出击。首先在上坪歼敌一个加强连及一个营部，缴获甚丰。7月以后，对敌作战更为频繁，攻占了敌重兵驻守的观音阁镇，在石坝沙陂又截击从河源向惠州溃逃的196师残部。特别是8月中旬，在水华寨、十二岭、天光坝、芹菜塘一带，迎头痛击从泰美来犯的敌保五团及东江守备队一千多人的战斗中，歼敌50多人，击毙梁桂平的胞弟。此役，我军威镇惠州城，迫敌收缩防线，使196师、154师及保三师、保五师等一万多人的兵力龟缩在泰美、汤泉、惠州、博罗三角地带，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一对峙状态，一直持续到10月10日我两广纵队压境，敌军惶惶向广州方向溃逃才结束。

1949年5月，我奉命从惠阳芦州民运组调到三径情报站，接管该站站长李生的工作。这个站是粤赣湘边纵队东三支一团情报参谋室最靠近泰美、惠州的一

个站。专门搜集惠州、泰美蒋军的情报。参谋室总负责人是李民（今在肇庆西江大学离休）。我这次调动实际上是解放接收博罗城的工作准备。因这时李民已接到团长曾光的指示，要参谋室把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惠州、博罗。要求立即派出精干的情报人员潜入惠州、博罗，配合地下党的同志，及时搜集蒋军情报和博罗国民党县党、政、军、警、宪、特的组织机构及各级官吏名单，为日后解放接管博罗作好准备。李生同志向我移交工作后，旋即被派往惠州、博罗开展情报工作。

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李生同志通过工作，控制了曾景阳（国民党博罗县联防大队长）部近百人的武装，准备万一在蒋军退出博罗城，而我军尚未到达的间隙，负责维持博罗城的治安，保护人民财物免遭匪劫。8月，李民同志接到曾光同志的具体指示，参谋室在博罗城解放时负责接管国民党博罗县警察局，并作为先遣队随第一线部队抢先进入，担负维护博罗城的治安工作，为接管工作排除各种障碍。为此，李民同志根据博东地区分散在东江沿岸各个敌军据点多已解放，敌军只盘据在泰美、惠州、博罗一带的新情况，适时调整了工作部署。其时，我南下解放军已秘密进抵新丰，很快就要向广州、惠州、博罗进军了。

李民同志首先把参谋室办事机构从公庄移驻接敌前沿的显村、柏塘，一方面容易观察泰美敌军的动态，另一方面又可以随时跟上第一线部队向博罗开进；同时把各情报点的情报员集中到参谋室待命，机动使用。10月上旬，按预定进军博罗城的路线，参谋室又移驻柏塘圩鸡麻岭后的一个小山村待命，伺机向博罗开进。

奉命向博罗城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第一师（师长曾生兼）于10月13日傍晚从龙门进抵柏塘。是日晚上9时，我从泰美三径完成侦察任务返回参谋室，得悉解放军定于14日向博罗城攻击。团部命令参谋室于14日晨随先头部队跟进，一定要随第一线部队抢先进入博罗城，负责维持治安和开展接管工作。

10月14日清晨，秋意甚浓，阵阵秋风送爽，向博罗城开进的两广纵队第一师，离开柏塘取道平安、五马归巢、响水、下马石抄近路行进。我参谋室全体同志20余人组成的小分队，于8时许，在李民同志的指挥下离开柏塘圩，随先头部队行进。我们队伍中有情报编辑员伍冰清、赖片清及公务员朱凤琴三位女同志，她们多在城市长大，因而行军速度较慢。尽管秋高气爽，但到黄昏也只走了50华里，到达响水圩休息吃饭。柏塘到响水途中，沿途绵延群山险寨，勾起我不少往事回忆。去年夏秋，我们部队曾在沿途的平安

矮围、平围、五马归巢等地，与敌博罗县警察大队黄秉钧部浴血奋战，那些为了今天的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未能和我们共享胜利果实，把未竟的事业留给活着的我们去奋斗。

晚饭后，我军已占领博罗城的捷报传来，同志们欢呼雀跃，长途行军的疲惫顿觉消除殆尽。李民同志立即将原定稍息至午夜的决定，改为快速行进，赶在天明前进入博罗城。于是我们抄近路，经鹧鸪径下马石走。鹧鸪径一段是羊肠小道，下马石一段是天险，穿行于崎岖石壁之中，过去很多军马常被阻滞于此。夜特别黑，我们只得手拉手地走。待过了下马石，已是15日凌晨2时。大家虽已连续行军18个小时，疲劳袭人，但为了在天亮前赶到博罗城，过了下马石，我们走上大道后又加快了步伐，终于在凌晨5时进抵博罗城。在进入北门桥桥头巷（今榕新路）时，只见两边骑楼下睡满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和架着的两排山炮。

两广纵队第一师是于1949年10月14日17时占领博罗城的。在我军突击队进抵三索线（今汽车站）时，曾遭到葫芦岭曾景阳部密集机枪扫射，我军以轻重武器还击以后，曾景阳即率部队放下武器宣布起义。接火中双方幸无伤亡。事后，我们曾问曾景阳，为什么

要阻击解放军入城？他说，原估计大军没有这么快到，误是土匪来劫城，所以开枪阻击。当听见有大炮还击时，才悟知是解放军来了，马上就停止了射击，随即宣布起义，事实是这样的：原驻博罗城的蒋军109军军部及驻在汤泉、赤竹坑等地的196师，驻泰美的保五师以及国民党最后一位博罗县长张希贤（1949年8月19日上任）率领的县政府机关人员、县警察部队及监狱犯人等，于10月11日就已乘船沿东江西逃，12、13两天，博罗城已是一座空城。曾景阳原与曾光私交很深，加上李生同志向曾景阳做策反工作，因此，曾景阳未率部随张希贤西逃，并从12日开始负责起维持博罗城的治安免遭匪劫。这也是曾景阳做的一件好事。

我们东三支一团情报参谋人员，作为博罗县人民政府接管博罗城的先遣队，于15日上午8时进驻博罗县国民党警察局（局址在今解放中路），接掌了维持博罗城治安的权力。由于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组织机构全部撤空，警察局也只是空荡荡的半幢城隍庙，档案文书一概无留。我们多数人是初次到博罗城的，对县城很陌生。清晨，全城商店关门闭户，新街肉菜市场也无人买卖，原来是居民群众都跑到农村去了。北门两边旧城堡（今东北路、西北路）

挖有两道深深的战壕，随街墙壁上还写有不少“打倒共匪”之类的大字标语。东江水静静地西流，见不到一艘船艇。原有三艘私营汽船“同安”、“义合”、“刘养记”号，是经营博罗——石龙航线的，也被溃逃的蒋军掳夺运军火到澳门去了，东江渡口交通中断。急待过江的解放军滞留于城内，更兼商店、市场停业，无法买到军需补给品。当时，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城市的功能。突出的是两件事，一是动员商店和新街肉菜市场恢复营业，保证部队能买到吃的、用的；二是调集渡江船只，保证部队能尽快向前开进。为此，李民同志请示驻军首长以后，根据《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的精神，采取了三条对应措施：一是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把参谋室20多人分成几个宣传小组，分头上街找寻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消除群众疑虑；并逐店逐户动员店主和市场摊贩开门复业。二是建议驻军利用博罗至惠州仍能通联的电话，请惠州驻军首长调船来博罗载渡解放军过江。三是以驻军名义通告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人员，限期向我们报到登记。我和陈运香、黄佳三人为一组下到下街（今解放西路），见群众就主动打招呼开展宣传工作。当年我才17岁，穿便装，赤足，佩一支驳壳

枪，滔滔不绝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宗旨和主张，当讲到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扒钱，而是为革命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通俗道理时，深深打动了群众的心，在听众中引起了反响。有的人说：“这些红军小鬼真本事，年纪轻轻竟能讲出这么多道理。”群众见我们说话和气、礼貌待人、言行一致、秋毫无犯，思想疑虑渐渐解除。一些店老板也打开一条门缝听我们宣传，观察动静。其他的宣传小组碰到的也与我们相同。宣传工作初见成效。中午，有半数商店先后开门营业，新街市场摆卖的人逐渐多起来，街道和市场上的行人已不是早晨那样清一色的绿军装战士，很多居民群众以及部分躲到乡下的人也回城了，城市功能开始恢复运行。解放军所需食的、用的已经可以买到。县城电话所（今解放东路58号）在黄榕师傅（城郊菜园人，解放后继续留用，后在邮电局退休，已故）保护下，顺利地移交给我们接管，黄榕并为驻军首长在县长办公室接通与惠州驻军的电话。是日下午4时，惠州驻军首长调来了4艘客轮，当即搭载部队渡江，向樟木头方向开进。夜将降临，当时博罗城没有发电厂，只有一间私营的益丰米机（今解放中路23号）附带兼营发电，供临街店铺和政府机关照明用电，供电时间从18时至24时。为争取恢复

供电，李民同志派吴光（已在县公安局离休）、李生（已在县政府离休）、陈朗（已病故）等同志，找来“益丰”米机老板韩德培、邓松振（均已病故）商量，请他们支持立即恢复发电。韩、邓老板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深明大义，克服困难，按时发出了电，使解放了的博罗城在第二个晚上就恢复了照明。只一天时间，在各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博罗城的功能基本恢复，速度之快大大超过我们的意料。

10月16日是通令登记对象向我人民政府报到登记的时间。上午8时，前来报到登记的有国民党县府民政科缮写员廖耀环（解放后留用民政科工作，已故）、巡官李修业（解放后自愿到苏村小学任教）等，我们均按《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的精神给予安置。正午，一架蒋机以百米低空从东向西掠过博罗城，似是侦察飞行，没有投弹和扫射。

接管工作进入第二天以后，一切都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原躲到农村的人们已全部返回城内，商店全部开门营业，社会新秩序已经建立。但是，让人民币和南方券（华南解放区发行的纸币，于1949年11月停止流通）进入市场流通，保持物价的稳定，是经济战线的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崩毁，关金券早已被港币代替，买卖均已使用港

币或以谷物交换。随着南下解放军的到来，军队靠人民币购买补给，付出人民币是理所当然的。可受够了关金券苦头的人民群众，看到新“银纸”（即人民币）就害怕，加上我们还来不及树立人民币的信誉，因而普遍发生商人们卖货时只收港币不收人民币的情况。这样一来，给刚刚恢复的市场新秩序又蒙上一层阴影。为此，李民同志和我们一起研究了措施：一是加强对人民币的宣传。群众不信任人民币，是受到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影响，加上我们尚来不及开展人民币信用的宣传，因此，群众把人民币与国民党政府的纸币混淆起来，害怕“一风吹”。我们在向群众广泛宣传、树立对人民币信任感的同时，根据博罗市场实际，暂定人民币兑换港币的兑换率为1:0.6（即1元人民币兑0.6元港币）。二是打击造谣和惩罚拒收人民币的奸商。当我们发现“吉人药局”（今解放中路）梁民辉在卖药时，当众拒收人民币，即请示李民同志批准，将梁民辉带来当街示众。这一惩罚，震动了一些奸商，为人民币流通打开了缺口，也为以后查禁港币流通、驱逐帝国主义货币打下了基础。

10月17日，以曾光为团长兼博罗县长的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第一团，及博罗县人民政府领导机关，正式迁进博罗城，在旧县衙挂牌办

公。同时公告：博罗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曾光兼主任。尔后，博罗城的接管事宜，在县军管会直接指挥下进行。

为了共庆博罗城的解放，县人民政府于21日晚在县政府礼堂，举办了“军民共同庆祝博罗城解放游艺晚会”。晚会由县人民政府秘书长骆瑜（已病故）主持，参加晚会的除驻博罗城部队部分官兵代表外，尚有县机关干部、工商界人士，中、小学师生，居民群众的代表共500余人（该礼堂及外面空地只能容纳这个人数）。会上，首先由骆瑜秘书长偕夫人曾棠（在饮食服务公司离休）在舞台上跳起秧歌舞，接着由警卫排的战士演出《兄妹开荒》，观众为台上的精采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热闹空前。9时演出结束，接着以团部警卫排为前导上街游行，晚会在一片胜利呼声中结束。

至此，李民同志率领的情报参谋室，作为接管博罗城先遣队的任务遂告完成。接着又遵照县军管会的部署，转入筹组博罗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的工作。

19日清晨，突然接到李民同志通知，要我和吴光同志立即步行赶往龙华，因为有一股不明的蒋军窜到那里，要迅速查明回报。我俩急忙上路，行经梅花村时，解放军已在风门坳对面的山头上构筑了前哨警戒

阵地，临战的气氛重又出现在眼前。我们于下午赶到了龙华的大桥、杨坑村，距龙华仅8华里。经向群众了解，蒋军是在四、五天前从罗浮山澜石来到龙华的。我们判明，这是蒋军154师部队，该师在10月10日前从驻泰美防地行经三径、柏塘、平安、横河入龙门麻榨，企图阻我15兵团从龙门向广州进军。14日广州解放，因大势已去才窜到龙华。其企图是向广九铁路南逃。又因石龙已被两广纵队占领，只好龟缩到龙华圩为中心，方圆不到4公里的龙华朗、石门楼、鹤树、水边、前湖、文明圩等村庄内。我们在外围进一步了解，得知逃往石湾的县长张希贤及其机关人员和县警察中队长黄光格（1951年被处决）残部，亦窜向龙华靠拢。吴光同志在大桥、杨坑有不少熟人，物色了一个姓余的青年领路，沿山路隐蔽接近敌前沿，观察其分布情况，绘制了一张草图送县军管会转送驻军参考。当日傍晚，154师已完全处于被我军合围之中。两广纵队第一师从龙溪、新作塘分两路向龙华方向接近；两广纵队其中一个营抄太平山小道抵大桥、杨坑村。根据县军管会关于动员群众积极支前的指示，我们在村里动员40多名青年组成担架队，准备随第一线冲锋的部队出动。该营营长（说客家话，原是东江纵队北撤部队干部）对群众热情支前给予高度赞扬。轻装待发的指

战员，面对群众高昂的斗志亦增强了必胜的信念。我与战士闲谈时曾问：“冲锋时最需要的支援是什么？”战士们答是担架队。在冲锋时发生伤亡是难免的，此时如有担架队跟上，及时把伤员运走，不但能及时救治，也免去了因相互照应而贻误战机。

20日黎明前的黑夜中，我和吴光在村前的晒场上目送一队队指战员向龙华敌军阵地开去，我们的担架队尾随跟进。天发白时，龙华方向传来几阵短促机枪声，接着便是一片沉静。随后，前头部队传来敌军起义投诚的消息。天大亮后，我俩完成任务告别部队，于中午返抵博罗。此时，《博罗导报》编辑陈朗同志正在赶写号外稿：“两广纵队龙华前线战报：国民党军154师官兵5000余人，在少将副师长郑荫桐的率领下，于今晨宣布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至此，在博罗境内的最后一股国民党军队，也已站到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10月20日，蒋军154师在龙华起义后，博罗县境内有组织的蒋军已全部肃清，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10月底，博西一带新解放区的人民政权正酝酿组建，就在万民欢庆解放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在龙溪、苏村两圩镇，冒出一股来历不明的武装队伍，大本营驻在苏村圩，乘我苏村、龙溪乡政权尚未建立的时刻，以